

中華秘史

珍藏版

內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两晋秘史

【明】★(梳)徐增 著

②

第三十二回 江统进上《徙戎论》

先是元康九年，惠帝设朝，群臣皆集。朝贺礼毕，太子洗马江统以中原半为夷居，匈奴刘渊居晋阳，羯戎石勒居上党，羌人姚弋仲居扶风，氐人苻洪居临渭，鲜卑慕容廆居昌黎。种类日繁，恐其有变，故上表曰：“戎狄之人，人面兽心，宜早绝其源，不然必乱中华。”惠帝不能行之。统又作《徙戎论》以警朝廷，因上惠帝。惠帝览之，曰：

夫夷蛮戎狄，地在要荒。禹平水土，而西戎即叛。其性气贪婪，凶悍不仁。四夷之中，戎狄为甚。弱则畏服，强则侵叛。当其强也，以汉之高祖而困于白登，孝文帝于灞上。及其弱也，以元、成之微，而单于入朝，此其已然之效也。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，惟待之有备，御之有常，虽稽颡执贄，而边城不备固守，强暴为寇，而兵革不加远征。期令境内获安，疆场不侵而已。魏兴之初，与蜀分隔，疆场之戎，一彼一此。武帝徙武都之氐于秦川，弱寇强国，捍御蜀虏，此盖权宜之计，非万世之利也。今者当之已受其敝矣。夫关中土沃物丰，帝王所居，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。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，而因其衰敝，迁之畿内。土庶玩习，侮其轻弱，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。至于蕃育众庶，则坐生其心，以贪婪之性，挟愤怒之情，俟隙乘便，辄为横逆。而居封域之内，无障塞之隔，掩不备之人，收散野之积，故

能渐成滋蔓，暴害不测，此必然之势，已验之事也。犬马肥充，则有噬齿，况于夷狄，能不为变？但顾其微弱，势力不逮耳。夫为邦者，忧不在寡而在不安。以四海之广，士民之富，岂须夷狄在内，然后取足哉？此等皆可申谕发遣，还其本域，使彼羁旅怀土之思，释我华夏纤芥之忧，惠此中国，以綏四方，于计为长也。

第三十三回 鲁褒伤时作《钱神论》

论上朝廷，不能用。却说惠帝为人愚憨，尝在华林园闻哈蟆鸣，谓左右曰：“此鸣者为官乎？为私乎？”左右戏之曰：“在官地为官，在私地为私。”时天下饥谨，百姓饿死。帝闻之曰：“胡不食肉糜？”由是权在臣下，政出豪门，势位之家，更相荐托，有如五市，贾、郭二党恣横，货赂公行。当有隐士南阳鲁褒，字元道。好学多才，以贫素自立，因见元康之后，纪纲大坏，伤时之贪鄙，乃隐姓名，而著《钱神论》。其略曰：

钱之为体，有乾坤之象。内则其方，外则其圆。其积如山，其流如川，动静有时，行藏有节。市井便易，不患耗折，故能长久，为世神宝，亲之如兄，字曰“孔方”。失之则贫弱，得之则富昌。无翼而飞，无足而走。解严毅之颜，开难发之口。钱多者处前，钱少者居后。钱之为言也，泉也。无远不往，无幽不至。京邑衣冠，疲劳讲肄，厌闻清谈，对之睡寐。见我家兄，莫不惊视。钱之为神，往无不利，何必读书，然后富贵？由此论之，谓为神物。无德而尊，无势而热。排金门，入紫闼，危可使安，死可使活；贵可使贱，生可使杀。是故忿争非钱不胜，幽滞非钱不拔，怨仇非钱不解，令闻非钱不发。洛中朱衣，当涂之士，爱我家兄，皆无已极。执我之手，抱我终始。故谚曰：“钱无耳，可使鬼神”。今之人惟钱而已矣。

此论盖疾时而作，朝士亦不察。满朝政务以苛察相高。每有所议，各立私意，刑法不一，狱讼繁滋。尚书刘颂上疏曰：

近世以来，法渐多门，令甚不一。吏不知所守，下不知所避。夫君臣之分，各有所司。法有必奉，故令主者守文；理有穷塞，故使大臣释滞；事有时宜，故人主权断。主者守文，若释之执犯辟之坐也；大臣释滞，若公孙宏断解郭解之狱也；人主权断，若汉祖我戮之佞也。自非此类，皆以律令从事，然后法信于下，可以言政矣。

惠帝览之，终不能用，朝臣不肯为，故寝也。

却说韦忠，平阳人。少慷慨，有不可夺之志。闭门修己，不交当世。仆射裴胤闻之，慕而造谒。忠在家，托以远出，故不相见，愈重慕之。次日，因见侍中张华曰：“平阳韦忠有公辅之器，庙廊之才，人皆仰敬，明公可于此时擢之，必有匡济当时之务。”华曰：“闻名久矣，未曾见面。今如此，吾即辟之。”于是张华使人辟之，韦忠称疾不起。友人问忠不出仕之故，忠曰：“吾乃草茅下士，本无宦情。张茂先华而不实，裴逸民贪而无厌。弃典礼而附贼后，此岂大丈夫之所为哉？逸民每有心托我，我常恐洪涛荡漾，余波见漂其溺及我，况我蹇裳而就之哉！”人服其说。

史说索靖，字幼安，敦煌人也。少有逸群之量，与乡人范衷、张彪、索紞、索永俱诣太学，驰名海内，世人号称“敦煌五龙”，惟靖最雄。后四人并亡。时侍中张华重其名，除为雁门太

守。索靖知天下将乱，出朝因指洛阳宫铜驼曰：“曾见汝在荆棘中耳。”

第三十四回 赵王起兵诛贾后

庚申永康元年四月，却说赵王司马伦，字子彝，乃宣帝司马懿之第九子也。见愍怀太子被贾后所害，欲起兵，恐力不及，谓孙秀曰：“今惠帝无道，贾氏专制，谋杀太子，淫乱后宫，先曾与卿谋之，恨力未及。吾思宣帝尽忠仕魏，南拒孙权，北抗刘备，幸有大勋，德及武帝，平蜀灭吴，而有天下。未及三世，遭此贱人暴虐，鹿将失之。吾欲起兵，尽诛贾党，诚恐刻鹄不成，反类鸛耳。汝有何策？”孙秀曰：“殿下欲立盖世之功，独力是所不能。臣见齐王冏每有不忿贾后之意，请其同讨贾氏，方可有济。其余碌碌等辈，不可令其知之。”司马伦曰：“然！”

于是司马伦即使人请司马冏至，置酒相待，至半酣，赵玉屏左右，哭谓冏曰：“今皇上愚愍，悍后专权。君之元子弑之于许昌，后之贼党委之以重任。若不早为社稷计，眼见天下非晋有矣，吾等岂能免乎？今欲与侄共诛贾氏，以正纪纲，侄意若何？”司马冏曰：“吾欲杀此贱人久矣，因力不及，既如此，何不二家就此起兵，矫诏废后，诛其贼党，以靖朝廷，谁敢拒之！”司马伦曰：“既有同心，奈无兵权。”孙秀曰：“此容易耳。明早殿下可入朝奏帝，称说昔年东安王司马繇因罪见废，今因久在东安，甚得民心，常抱不平之志，将来之患，固不待言。宜乘此时乱心未作，朝廷商议着亲信大臣领兵镇之，使彼不萌恶念，可保万全。皇上必允。若问谁可镇守，王殿下宜力保齐王殿下领兵，则兵权归于掌握。即勒其兵，矫诏先废悍后，后诛贼党，岂不甚便？则大功可望成矣。”二王抚掌大笑曰：“此计甚妙，宜速为

之。”于是齐王辞别回邸，各自歇息。

次日，赵王司马伦披公服，执牙笏，奏惠帝曰：“臣闻东安王司马繇被废居东安，怨望朝廷，阴结力士，谋为不轨。陛下可速使人以兵去镇，捕其羽翼，庶得东地宁息。倘恶念一兴，难以扑灭。”帝问曰：“东安欲叛，谁人可去镇之？”伦曰：“齐王冏有文武才略，可使镇守，万无一失。”惠帝从之，即召齐王司马冏领车骑将军，授以兵符，发兵二万五千人，使其出镇东安。齐王冏谢恩，捧符印出朝，来见司马伦商议。孙秀曰：“来日俟圣上坐朝，齐王殿下矫皇上诏，废贾后为庶人。殿下率禁卫武士拒住宫门，以防外兵，然后请旨，诛张华、裴頠、贾谧等党。”因是赵王伦等各依孙秀之计而行。

计议已定，赵王化佯使司马雅去告张华曰：“赵王欲与公共匡社稷，为天下除害，公意如何？”华拒之曰：“天下已定，百僚奉职。贾后虽虐，未至大患，除甚大害，子莫骏乎？”司马忿怒曰：“刀将加颈，犹为是言耶？”不顾而出报伦，伦怒。是夜，乃自矫诏，敕三部司马曰：“中宫与贾谧等谋杀太子，今奉皇上圣旨，命车骑司马冏入废中宫，汝等从命，赐爵关内侯，不从者夷其三族！”众皆从之，开门而入。至天明，司马伦又以兵一千人入宫，拒住内外，宫人不得出入。齐王司马冏自披甲执锐，领甲士五百人，在宫内矫诏责贾后曰：“皇太后何罪见废？皇太子何辜见诛？汝淫乱宫室，污秽朝廷，今圣上有密旨在此，废汝为庶人，火速收拾，迁往金墉城去，不许久延掖庭！”贾后大惊，曰：“诏当从我出，汝诏从何而来？”齐王冏曰：“诏书乃圣上亲书，不必争论！”言讫，喝令军士拥而出之。贾后走上台阁，遥望金銮殿上大呼曰：“陛下之妇使人废之，你久后亦行自废！”齐王冏大怒，挥军士上阁，将贾后推扯下来。以宫车仗，使军士护送，迁于金墉城。去讫，勤兵出宫，会同赵王司马伦、梁王司马彤等

请帝上殿。

贾后淫风毒且愚，
谋绝皇嗣却必诛。
今朝司马伦兵起，
犹说诏当从我出。

时惠帝见诸王各执兵入，心中大惊，战栗不已。当赵王司马伦俯伏殿下奏曰：“臣等为社稷之计，必无谋异之心，陛下不劳惊恐。”惠帝方才放心。司马伦又奏曰：“今贾后凶悍淫虐，废弑太后，谋杀太子，臣故废之。今侍中张华、仆射裴颢、大常贾谧助后为虐，陛下可下诏诛夷。”惠帝见赵王如此，不得不从，连忙下诏许之。于是，赵王伦迎惠帝幸东堂，执贾谧斩之。召八座以上皆夜入殿，于是裴颢等皆至。又令收赵粲、贾午等，尽诛之。乃令张林执张华、裴项，解结于庭中。张华谓张林曰：“卿欲害忠臣耶？”林称诏诘之曰：“卿为宰相，太子之废，不能死节，何耶？”华曰：“式乾之议，臣谏草具存，可覆按也。”林曰：“谏而不从，何不去位？”华无以对。林遂出来，将裴颢等皆夷三族。又收董猛、孙虑、程据等皆诛之。于是赵王伦自为都督中外诸军事、相国，以待中孙秀为中书令，并据兵权。计文武封侯者数千人。奏惠帝诏追复太子司马璿位号，更立其子司马臧为临淮王。

时有司奏尚书今王衍备位大臣，太子被诬，志在苟免，请禁锢终身。诏许之。赵王他见张华不至，复使孙秀去收，诛其三族。时伦欲收人望，选用海内有德之士，以李重、荀组为左右长史，以王堪、刘模为左右司马，束皙为记室，荀松，陆机为参军。李重知伦有异志，辞不受。赵王伦逼之不已，忧愤成疾，扶

拽受拜，数日而卒。

五月，惠帝诏立临淮王为皇太孙。此时朝野震悚，士民恐避，独阎纘闻知，径入市曹，抚张华尸，恸哭曰：“吾曾语君及早退位而不听，今果不免也。”后复见贾谧尸，叱曰：“小儿乱国之由，诛之晚矣。”哭讫，上疏表张华之死屈。惠帝善其忠烈，乃擢为汉中太守。

史说张华之幼子张翥，颇识天文，夜观乾象，见中台星折。次日见华曰：“今中台星折，正应大人，宜早退位，免祸临身。”华不听，且曰：“天道幽远，惟修德以应耳，不如静以待之。”未数日，孙秀以兵入府，曰奉旨斩公。华大惊曰：“吾先帝老臣，忠心如丹，不爱生而靖王室之难，祸不可测也。”言未终，孙秀使人推出市，斩之，诛其三族。

张华性好人物，至于贫贱候门之士，凡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称羨，为之延誉。性爱书籍，身死之日，家无余财，惟有文史溢于箱筐，尝徙居，载书三十乘。秘书监虞挚撰定官书，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。天下奇秘，世所希有者，悉在华所。由是博物洽闻，世无与伦。陆机尝请华宴，于是宾客满座，华举器，见鲜有异，乃曰：“此龙肉也。”众客未之信。张华曰：“公等不信，试以苦酒灌之，必变异象。”众依法以苦酒灌之，而五色光起，众始默然。席散，机问鲋主，果云园中茅积下得一鱼，质状殊常，以作鲋过美，故以相献耳。时武库封闭甚密，惠帝使人开搬点视宝物，其中忽有雉雉，诸人皆以密固，何有此物？樵华曰：“此必蛇化为雉也。”众视雉侧，果有蛇脱焉。吴郡临平岸崩，出一石鼓，捶之无声。郡守进入朝廷，惠帝问华，华曰：“可取蜀中桐材，刻鱼形，扣之则鸣矣。”帝如其言，即取蜀桐刻形打之，声闻数里。

先吴之未灭也，斗牛之间常有紫气。及吴平，紫气愈明。华

闻豫章人雷焕妙达纬象，乃召焕至，与宿，乃屏人谓曰：“可与汝共寻天文，知将来之吉凶。”因同登楼，仰观天象，问焕紫气之故。焕曰：“仆察之久矣，惟斗牛之间颇有异气。”华曰：“是何样也？”焕曰：“宝剑之精，上彻于天耳。”华曰：“君言得矣。吾少时有相者，言吾年出六十，位登三公，当得宝剑佩之，斯言岂效耶？”因问曰：“在何郡？”焕曰：“在豫章丰城。”华曰：“欲屈君为宰，密共寻之，可乎？”焕曰：“从命。”于是华即补焕为丰城令。

焕到县，掘狱屋基，入地四文余，得一石函，光气非常，中有双剑，并刻有题：一曰“龙泉”，一曰“太阿”。自得此剑，其斗牛间之气不复见矣。焕以南昌西北岩下土以拭剑，光芒艳发，因此遣使送一剑并土来京与华，一自佩。华回书谓焕曰：“得两送一，雷公得无欺乎？”焕谓使人曰：“本朝将乱，张公当受其祸。此剑当系徐君墓树，灵异之物当化去，不永为人服也。”时华得剑，宝爱之，常置坐侧。华以南昌上不如华阴赤土，令人报焕，书曰：“详观剑文，乃干将也，莫邪何不复至？虽然天生神物，终当合聚。”因以华阴土一斤致焕，焕更以拭剑，倍益精神。

张华既诛，剑失所在，并不见踪。焕亦卒，其子雷焯为州从事，持剑行经延平津，忽于腰间其剑跃起坠水，即使从人没水取之，并不见剑，但见两龙各长数丈，蟠紫有文，没者惧而返。须臾，光彩照水，波浪惊沸，于是失剑。焯叹曰：“先君化去之言，张公终合之论，此其验乎？”张华博物如此类甚多，不能详载。华著《博物志》十篇，及文章并行于世。先是，华与赵王司马伦有隙，司马伦乘此诛华。华死年六十九岁，朝野莫不悲恸。

第三十五回 赵王司马伦执权

却说赵王司马伦既废贾后，及诛张华等，乃自专国政，总握兵权，自为相国，以孙秀为侍中。时百官俱听命于伦，而伦素旷达无智策，复受制于秀。于是孙秀威权震于朝廷，天下皆事秀，而无求于伦。

却说孙秀乃琅玕小吏，累官于赵国，以谄媚自达。秀既执机衡，送恣其奸谋，多杀忠良，以逞私欲，于是京邑君子不乐其生，秀之诸党皆登卿相，并列大封，其余同谋者，皆超阶越次，不可胜纪。至于奴卒厮役，亦加以爵位。每朝会，貂蝉盈座，故人为之谚曰：“貂不足，狗尾续。”而秀以苟且之惠，取悦人情；府库之储，不充于赐；金银冶铸，不给于私。故有白版之侯，君子耻服其章，百姓亦知其不终矣。

孙秀既立非常之事，司马伦愈敬重焉。当孙秀入见赵王伦曰：“斩草不除根，萌芽依旧发。今贾后虽废为庶人，犹在金墉，若不剿除，后必为患，殿下可速矫诏诛之。”赵王伦曰：“卿计正合孤心，你可密地使人持诏杀之。”于是，孙秀乃伪诏使王全赍金屑酒来金墉杀贾后。使者领命到金墉，入内请贾后跪听宣诏，贾后不听。王全开读其诏曰：

贾氏专权，废弑皇太后，无妇之道；谋弑皇太子，无母之慈。祸乱国家，淫恶昭著。至忠之臣见遭诛戮，谗佞之辈反授权柄，致使天下之人充谤朕不君。谓天地所厌，人神共怒，令赐金屑酒一壶，赐其自尽，勿得推

故。

贾后虽不肯跪，然耳听其宣读。听讫，大骂赵王司马伦逆贼，将酒饮之而死。王全收敛，方始还都报知赵王司马伦。伦大悦，重赏王全。

第三十六回 淮赵二王相谋害

秋八月，却说赵王伦以淮南王司马允为骠骑将军，领中护军。司马允性沉毅，宿卫将士皆畏服之。知赵王伦、孙秀有异志，欲谋讨之。伦、秀密知其议，即转司马允为太尉，外示优崇其爵，内实夺其兵权。淮南王司马允乃大怒，遂率国兵数百人直出，大呼曰：“赵王与孙秀谋反，我讨之，肯从者左袒！”于是从者甚众，司马允以其兵遂围相府，赵王伦亦引兵数千人出，与淮南王允战。两军相交，战不五合，赵王伦败死者数百人。伦走入府内，紧闭不出，允乃结阵于承华门前。

中书令陈准欲应允，言于帝曰：“今日淮南王司马允与司马伦为争权，各以兵相战，望陛下委臣领禁兵，前去解和，不然必有一伤，而乱及中朝矣。”惠帝曰：“卿不可去，朕使别将去。”于是帝遣殿前将军伏胤以三百兵，持白幡前去解斗。在相府前过，赵王长子汝阴王司马虔时在门下省见胤领兵过，即出，阴与胤誓曰：“君能为我，富贵当共之。”胤答曰：“殿下息言，吾乘幡入内杀之。”言讫，即驰至承华门，乃诈言曰：“臣奉诏以兵来解和，殿下火速开阵，与臣相见。”淮南王允以为是实，不提防，令开阵门受诏。伏胤直入，将淮南王允刺死，收其兵来见赵王伦。伦大喜，拜伏胤为大将军，入朝奏惠帝，言淮南王允谋反，夷灭允族数千人。

第三十七回 孙秀害潘岳石崇

却说潘岳，字安仁，荥阳人也。少以才颖见称，乡邑号为奇童，谓是终贾之俦也。先是武帝时，帝躬藉田，活安仁曾作赋以美其事曰：

五辂鸣鸾，九旗扬旆。有邑老田父，或进而称曰：“损益随时，理有常然。高以下为基，人以食为天。正其末者端其本，善其后者慎其先。”今圣上图匮于丰，防俭于逸。展三时之宏务，期仓廩于盈溢。固尧汤之用心，而存救之要术也。

潘岳因此才名冠世，为众所疾，遂栖迟十年，出为河阳令。自负其才，郁郁不得志。后迁为给事黄门侍郎。岳性轻躁，趋世利，与石崇等事贾谧，每候其出，与石崇辄望尘而拜。《惜愍怀文》，岳之辞也。谧二十四友，岳为其首。谧《晋书限断》，亦岳之辞也。其母曾诮之曰：“尔当知足，而于没不已乎？”岳终不能改。既仕宦不达，乃自作《闲居赋》。其赋曰：

岳读《汲黯传》，至司马安四至九卿，而良史书之。题以巧宦之目，未尝不慨然而叹也。曰：“嗟乎！巧诚有之，拙亦宜然。”仆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，八徙官而一进阶耳。再免，一除名，一不拜职，迁者三而已矣。虽通塞有时，抑亦拙者之效也。昔通人和长舆之论余

也，固曰拙于用多，称多者，吾岂敢言拙？则信而有征。方俊乂在官，百工惟时，掘者可以绝意乎宠荣之事矣。太夫人在堂，有羸老之疾，尚何能违膝下色养，而屑屑从斗筲之役乎！于是览止足之分，舒浮云之志，筑室种树，逍遥自得。池沼足以渔钓，租税足以代耕。灌园鬻蔬，供朝夕之膳；牧羊酤酪，俟伏腊之贾。孔子曰：“孝乎？惟孝友于兄弟。”此亦拙者之为政也。

潘岳美姿容，少时曾挟弹出洛阳道游，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，投之以果，遂满车而归。时张载生甚丑陋，每行遇小儿，以瓦石掷之，委顿而返。

岳先事贾谧，谧荐为黄门侍郎。而岳常轻孙秀，因此购隙。秀既得志，每有杀岳之心，未得其便。至是朝中伦、秀秉政，遂存害岳之意焉。

秀又闻石崇有爱妾，名曰绿珠，色美而艳，又善吹笛，秀使人来崇家求之。此时石崇正与绿珠在金园别馆，方登凉亭，临清流，集群姬在侧。使人直入凉台，见崇曰：“孙侍中闻足下家有美妾，极善歌舞，使某求一，足下意允否？”崇曰：“有。”乃尽出其妇数十人以示使，皆蕴兰麝，披罗縠。崇谓使人曰：“子所择佳者，即以奉承。”使人曰：“君诸姬服御，丽则丽矣，然吾受侍中之命，止索绿珠，不知谁是？”石崇勃然曰：“绿珠乃吾所爱，不可得也！”使人曰：“君侯博古通今，察远照迩，侍中之暴，君侯已知，愿加三思，勿使噬脐无及。”崇曰：“不必多言矣！”竟不许。使人出，回报孙秀，说崇不肯。孙秀大怒，乃入见赵王司马伦曰：“昨闻石崇与潘岳二人密谋，要与淮南王允等报仇，若不早除，将至乱矣。”司马伦曰：“岳、崇有异，卿可诛之。”秀既得命，即出府堂，矫诏使介士二百人，收石崇与潘岳。